

情长过 *Forever* 时光

烟罗
等著

烟罗、桃子夏、张芸欣、墨小芭等

十三位青春当红作家，经典诠释

这世间一生一次的纯白初恋

谨以此书，纪念我们那么单纯那么疯狂，那么美好那么热烈的曾经

他永远也不会知道
我曾那样地喜欢过他



情长过 *Forever* 时光

烟罗等著

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 燕山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情长过时光 / 烟罗等著. — 石家庄: 花山文艺出版社, 2015. 1

ISBN 978-7-5511-2179-8

I. ①情… II. ①烟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13675号

书 名: 情长过时光

著 者: 烟罗等

策 划: 张采鑫

特约编辑: 杜莉萍

责任编辑: 刘红哲

美术编辑: 许宝坤

责任校对: 齐 欣

封面设计: 刘 艳

内文设计: 昆 慈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(邮政编码: 050061)

(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)

销售热线: 0311-88643221/29/35/26

传 真: 0311-88643225

印 刷: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×1230 1/32

印 张: 9.25

字 数: 235千字

版 次: 2015年6月第1版

2015年6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511-2179-8

定 价: 26.00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

目 录

春天的花与情歌 / 纪小纯	001
他永远也不会知道，我曾经那样，爱过他。	
我要离开这个男盗女娼的小城 / 莫可菲	019
那一年最重要的事，是我遇见了字明。	
红手套，薄荷糖，蔷薇成伤 / 墨小芭	035
我先遇见你，你却喜欢上了她。	
安娜不识国王 / 喂小饱	053
多年后，国王专程去英国寻找安娜，安娜已经变成一个苍老的妇人，他们在一个街口相遇，又擦身而过，安娜没有认出国王。	
珍藏日出的女孩 / 麦九	075
我们都是孤独的孩子，我们都是造物的恩宠。	
五月蔷薇渐次凋零 / 凌霜降	097
在某一天，某一个我不经意的时刻，这棵树开了花，哗的一声，一树的华丽，那么快，那么美。爱袭击了我，猝不及防。	
江南和江北 / 语笑嫣然	113
一个人，一座城。	



目 录

- 135 蔓藤爬过旧夏天 / 张芸欣
青春的年龄,我们都有自己心底保存完整的小秘密,不予人窥探。
- 157 猫有猫的心事 / 桃子夏
谁说猫不会爱?
那只是人类的自以为是。
- 171 三月的江南,和回不去的少年 / 蒹葭苍苍
我只记得他的侧面,鼻梁高耸,线条柔和,像春天夜里的上弦月。
- 193 莎乐美 / 蔓殊菲儿
得你一吻,便可永生。
- 221 总有一天苍空会忘记阿紫吧 / 烟罗
她想,无论她在做什么,无论她和谁在一起,她和穆苍空,都在一天天老去。
那么,她就这样远远地看着他,等着那一天的到来吧。
- 247 1998 年的疼 / 宁子
我感觉到他身体的温度,我们离得很近,之间却有一种被凝固了的距离,今生今世都不可能越过去,再也无法像曾经那样单纯而一致的向往我们的未来,我看不到我们的未来。

他永远也不会知道，我曾经那样，爱过他。



春天的花与情歌
And as long as over time

纪小纯

80 后青春作家。名字由来，纪念小时候的纯美时光。短篇代表作品：《仲夏我们一起天花乱坠》《夏气球飞呀飞过绿色的麦田》《那么那么喜欢你》。

对不起，我从不知。

从不知春天的花与果实，在看不见的轮回里被酿成了俚歌，低俯暗行。

从不知幽婉浅吟的俚歌，经与时光的阑珊灯火，被阐述成不再清晰的模样。于是就一点点儿，在海宁与潮来里，在岸芷与兰汀里，忘记你。

——题记

二楼的晒台上，阳光罩上去是暖色的黄，脱落了水泥的矮墙经历了些年岁，露出原本的锈红色砖来。倚西墙的木制鸽笼还残留着鸽子屎和羽毛的气息。邻间互搭起错落繁复的竹竿上空落落地晾着一两支衣架，一把打磨得已经泛出油滑的木头椅子被遗忘在了墙角，蒙上了细碎的灰尘。

屋顶披上整排精细的瓦，木框窗扇，荒凉了一半的爬墙虎。上海的旧弄堂间大抵就没有太大区别。萌殊在布着裂纹的路面跨出一步，上了年纪的老门卫的浓郁方言就从身后由远及近地喊过来——“伐是跟依讲过了吗？小姑娘，咯的真呃没人住呃，依到底是行啥拧啦？”他气喘吁吁地跑近，缓了口气，才操着不太熟练的普通话补上一句，“这里两年前就被房产公司买下了，里面的住户最晚的也搬了六个多月了。”

六个月。日记上说，六个月前，这里还有一盆宝石花和一个阁楼的鸽子群。可是现在，它们不在了，都不在了，连院落里唯一一株夹竹桃，也半恢不恢没了舒展的生机。

萌殊缓缓地垂下眼睑。

宁星远，我是不是，又来迟了。而这一次，你真的没有，再等我了。

那我还可以等到你吗？

可以吗？

萌殊在学工处填写了一份义工联合会登记表，到被组织安排着带到顺安医院，前后不过两天的时间。而班上绝大多数同学都已经收拾了书包课本窝回家吹空调了，享受难得的暑假。

这是萌殊记得的，最后一个夏天。

七月的上海热得像炉火上的蒸笼，即使是早晨，半透明的阳光也掩不住微微发烫的热度。站在住院部主任医生张耀然的值班室里，萌殊才从有一丝凉意的空气里扳回了被热得有些飘移的神志。

同行的其他校友一一被分配了任务，就只剩下她了。这位年轻的主任医生翻了她的登记簿好几遍，才推了推眼镜抬起头来：“能告诉我，你为什么志愿来当义工吗？”

填表的时候，学长也问过她这个问题。她想了想，还是一样回答了他：“我想能在学习之外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。”

“那么，什么对你来说是有意义的事呢？”

“帮助需要帮助的人。”

不假思索脱口而出的话，是从小的思想品德考试中，年复一年被问到问题的标准答案。太过顺口了，竟然在某一个极微弱的瞬间，心底产生了一丝丝的怀疑，好像，这并不是自己真正的想法……

主任医生看着她，忽而浅浅一笑：“那能做到吗？对待病人要有耐心，有责任心，还要持之以恒……你能做到吗？”

萌殊用力点头：“能！”

虽然觉得医生最后的笑有点儿意味深长，但循着他的指定，萌殊还是

站在了 3107 病房前。

轻轻推开半掩的房门，像剥橘子般层层揭开的视野里，最先出现的，是落地窗前大小不一、颜色各异的绒毛布偶。等到门全推开，墙壁上横七竖八贴着动漫海报，靠门的床角拴着两只粉红色兔头气球，床头柜上挤挤挨挨摆着叫不出名字的小人模型、鸡仔盖水杯、光盘，以及书籍。这一切仿佛都在宣告——这里闹哄哄地刚举办过一场玩具盛宴。

只有床上印着医院字样的被单提醒着自己，这里，的确是病房没错，她也没有误入谁家的卧室。

可是面前那张病床却是空的。

那个人，是不是去上厕所了？或者，一个人到公园散心去了？萌殊猜想着，目光无意地扫到了床栏贴着的病历卡上。

宁星远，男，十六岁。

病历那一栏却被圆珠笔杂乱无章地涂成了一块黑疤，隐约只辨认得出“脊髓”“症”这样的字眼。

十六岁，和自己一样大呢，应该会是童心未泯有点儿害羞的男孩儿。萌殊甚至开始在脑海里模拟初次见面的情景，她应该说“你好，以后一起玩吧”，还是“让我来照顾你”呢？或者……

那声堪比狮子的吼叫就是这个时候从走廊那端传了进来——“别拉我，我说了不做就不做！你们是不是想死啊？！”其间还夹杂着一干护士的劝慰。紧接着，一个男孩儿风风火火地冲了进来，一屁股就往床上坐了下去，直震得一米来宽的单人床吱呀吱呀响。

萌殊骇然地望着对方。白底细蓝条纹病服，白皙得脆薄柔软的皮肤，火红棕色的短发下是一双琉璃般润泽的瞳，以及又高又挺的鼻梁……无论从哪个角度看，都像是从精雕细作的画匠笔下走出的一般。一脸戾气的少年此时才把目光转向了萌殊，他愣了一下。

“你谁啊？就算是新来的护士实习生也太不懂规矩了吧？赶快给我出去！”男生说着就从枕头下抽出笔记本电脑，四处翻着床头柜上的光盘。原本就乱七八糟的物件被他一搅，几本漫画书噗噗地落到了地上。

实在……不知道要说什么好了。似乎是脾气暴戾的任性家伙……跟她原先设想的，差太远了。

“我是来做义工的。”撇开不太好的第一印象，萌殊还是友善地绽开了笑容，未了又跟上一句，“我叫李萌殊。”

男生忙七忙八的手顿时停住。

他抬起头，原本晶润的瞳仁像突然蒙上了一层水雾，迅速释散出疏离和防备，周身的空气也似乎被凝滞了，沉闷得连尘埃都静止不动了。他薄薄的嘴瓣一张一翕，说了一个字。

但即使是闻讯赶到门口的护士长，也都听得一清二楚——

“滚。”

性格恶劣、霸道、自私、狭隘……宁星远原来就是这样的家伙！他简直就是个不可理喻的疯子！

可恶，谁稀罕照顾他了！就算花重金请我去，我也不去了！

下着楼梯的萌殊委屈得眼眶湿红，好几次差点儿忍不住哭出声来。

这样狼狈地跑出来，在她十六年的芳华岁月里还是头一遭。但咒骂归咒骂，出了住院楼，看着广场林荫路上推着轮椅病人边散步边聊天的护士们，她又开始后悔。

不是宣了誓对待病人要有耐心有责任心要持之以恒吗……虽然那家伙看上去健康得很，不过李萌殊，这也不足以作为你逃避的理由啊！

无数的人在身边来来回回，浑身每个毛孔仿佛也被阳光渐渐烤得快要蒸发，静静地站了快五分钟，萌殊长呼一口气，转过了身。

不是怕你，也不是讨厌或者喜欢你，是不想因为你，让李萌殊人生的第一次社会实践就此败北。仅此而已。

被护士长威逼利诱做了CT检查的宁星远晃悠悠地回来了，错愕地盯着面前这个笑起来眉眼弯弯的女生，足足盯了十秒钟。十分钟前，她说什么来着？她叫李……萌殊？呃，真是够特殊的！

他重重地坐回床上，瞪着她：“你又来做什么？！”

女生的拳头攥紧，又放松，依然笑意盎然的：“我大度，我不跟你计较。”

“出去！”

“我们来聊点儿什么吧？”

“我叫你出去！你是聋子啊！我要换衣服了！”床上的男生一边吼着一边抓住领口一扯，上衣迅速脱了下来，裸露出男生的臂膀和肌肉，“你出不出去？我要脱裤子了，你是不是非要我叫非礼？！”

萌殊惊得像被雷击似的，捂着脸迅速转过身去：“你……你……”脸颊潮红，带了一点点儿哭腔的声音说不出完整的话。

“宁星远，你这是要搞裸体秀吗？”巡视的张耀然医生进来看见这一幕，啼笑皆非，“我不介意，你大胆地秀吧。”

男生甩他一记白眼，几秒后闷闷地骂了一句：“……浑蛋！”

一双宽厚的手拍了拍萌殊的肩：“萌殊，我很高兴。”

“嗯？”

虽然小心地睁开了眼，萌殊也只是稍微侧着脸，好奇地看向微笑着的主任医生。那个流氓……真的把裤子脱了吗？讨厌，他有没有盖上被单啊？

“不用担心，星远说话就是这样的，以后你会慢慢适应的。”

“以后？！”没想到两个人却异口同声地喊了出来。

男生的反应稍微快了一点儿：“喂！姓李的，不要学我说话！”

“姓宁的，你也不要太嚣张了！”真是太气人了！萌殊脑袋一热，也

忘了现在是避视时间，“唰”的一下回转身去。还没来得及套好上衣的星远，手忙脚乱地披上被单：“喂喂！你想长针眼吗？！”

星远那泛着微红和不自在表情的脸，让萌殊扑哧一下笑了起来——这个样子的宁星远，不知怎么就让她想到了电视上被丈夫欺负受了委屈的小媳妇，好像她真的成了色狼一样。

星远仿佛这才初次认真地打量起这个叫李萌殊的女生来。

黑色牛仔裙，白色 T-shirt，左肩盛开半朵葡萄酒红的花，笑容明媚，落地窗铺洒进来的阳光罩在她右侧，氤氲出金色的绒光，于是细细软软的发色到底是褐色还是黑色，一时便看得不太真切。

星远有瞬间的失神。直到女生告别张耀然医生后，搬好椅子在他面前坐定，他才恍然回过神，条件反射地往后挪了一下。

“不要靠这么近！”

“可是我要陪你聊天呀，哪有人会隔着一米多远聊天的？！”

看着少年的嘴角带着邪气般微微上扬，萌殊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。

“那就从你看过的动画片聊起吧。”

“动画片？”天晓得她有多少年没接触过了……九岁那年，她就觉得自己是大人了，拒绝了幼稚园小朋友每天必看的卡通台，算来算去……“也只是看过《樱桃小丸子》和《机器猫》而已。”

“比丝姬的真面目是怎样的？”

“什么？比……丝姬？”

少年的嘴角于是又上扬了几度，突然，他猛地弯下腰去，从床底拖出了堆满杂物的纸箱，然后拿着翻出的一沓光盘塞到她手里。

“想和我聊天，你还早着呢！回去把这个看完，什么时候能回答出我刚刚提出的问题，什么时候再来见我。”说完，他得意地往后一倒，故意“呼噜呼噜”打起了鼾。

萌殊简直是半气半无奈地坐上了回程的公交车，脑子里满满的，都是一个念头——这个小孩儿太刁钻了！

《hunterXhunter》OVA 第三部，《贪婪之岛》，讲的是小杰和好朋友奇牙在一款叫作《贪婪之岛》的游戏里寻找爸爸的故事。啊——怎么看怎么像小孩儿才看的幼稚片……

花了一天看完七张碟，连晚饭都没有在桌上吃。萌殊的妈妈劝她换一个护理对象，她愤愤地往嘴里大口塞米饭：“等着瞧吧！我李萌殊可不是省油的灯！”

虽然完全弄不懂什么强化系具现化系，甚至什么特质系，不过好歹让她在第十一话找到了答案。

“比丝姬就是巨肌肉女。”看着当初那么可爱的小女孩儿，竟然变成恐怖的大块头，萌殊差一点儿吓掉了下巴，现在想起来还有点儿余悸未消。

“哈……”宁星远闻言，竟然笑得不可抑制，肩膀也随之上下颤抖，“喂，没想到你真去看了……哈……还真逗……哈哈……”

笑……笑死你吧！萌殊没好气地把枕头摁到他脸上。

再之后的“小樱在学校参加的课外活动队是什么”到“犬夜叉到底有多少岁”，从《地狱少女》《虫师》到《AIR》，星远的问题难度越来越高。而萌殊已经渐渐可以识得 3107 病房墙上所有海报上的人物，包括他床头柜上栩栩如生的小人模型。两个月的假期，也权当被星远恶补了七年来的动漫空白。

是怎样的人？谈起动漫时瞳仁里闪耀着晶亮的灼灼神采，笑起来浓密的睫毛微微颤动，不高兴时闷闷的不发一言的脸，生气时冷若冰霜的零度表情，宁星远率真得完全不似住院的病人。但心里到底还是有疑惑的——

他偶尔会无预兆地摔倒，走路时微微地有一点儿摇晃，拿着书的手也时不时会异样地颤动，不过这些不仔细看并不觉得和正常人有什么不同。

直到那天，她陪星远去花园广场随意走走，一只花皮球不知从哪儿滚了过来，他下意识地伸脚拦了一下，没拦住，于是赌气地追了几步，却陡然“咚”地摔到了地上。

萌殊惊慌失措地跑过去，他低着头，长长短短的刘海垂下来遮住了眼睛。她突然觉得很难过，没来由地，心底像被针扎般一阵阵刺痛。

“我送你回去吧。”萌殊还是摆出了轻松的口吻说，“十六岁了耶，是男孩子就不可以哭。”

“……坏蛋。”星远慢慢地抬起头来，乌青的下颌渗出了斑斑血丝。他却笑了笑，“连安慰的话都不会说的人，张耀然是怎么放你进来当义工的？”

萌殊不说话，只是努力地想把他扶起来，一双手却突然抚上了萌殊垂在颊间细细软软的短发。尽管睁大了眼，可面前露出婴儿般纯净笑容的星远仍然远得仿佛在梦里，让人无法企及。

“好香……像妈妈一样。”

临回家前，萌殊还是忍不住跑去了主任医生的值班室。

“请告诉我，星远到底得了什么病？”萌殊急切地问，“还有，他应该是有家人的吧？为什么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他的爸爸妈妈？”

翻看着病案的张耀然医生停下了动作，站起身，静静地凝视她，然后，他摘下了眼镜。

“全称是脊髓小脑变性症。”

帕金森病的一种，脊髓后半及小脑退变而导致运动失调，病情呈慢性、

进展性恶化，手、脚、说、吃、呼吸的机能会一个接一个地消失。数十年后变成卧床不起，由于呼吸的停止与衰弱的并发症……

最后死亡。

华灯初上的繁华夜都，萌殊呆呆地坐在站牌旁的横椅上。

星远的爸爸是人民警察，只有晚上有时间陪他，如果遇到紧急任务，通常两三天都回不了家。

他爸爸请过不下十几个保姆，没一个能忍受星远的臭脾气做到一星期以上……没办法才把他送到医院，让医生好好照顾。

据说星远还有个孪生哥哥叫宁星遥，不过三岁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，妈妈带着哥哥移居去了新加坡……大概，不会再见了。

所以，他很想妈妈吧？

而她原来，什么都帮不了他。

事实也根本就不像自己说的“帮助需要帮助的人”……那样简单。

九月的附中，沿路散发出馥郁香气的桂花树上开出细小黄嫩的花朵。升上高三的萌殊做着题，偶尔会停下来，出神地望望窗外海水般蔚蓝的天空，飞机云仿佛被一线扯开的纯白棉花，飘过去，渐渐不见。

所有的同学都诧异于萌殊的改变——这个除了学习从来不对其他东西感兴趣的优良学生，竟然可以插入到他们关于“MR 完成新术是不是一定要靠九尾”这样热火朝天的辩论里来。这是星远带给她的另一个世界，不知什么时候开始，竟不动声响地就融入她的生活了。

萌殊开始写日记，一周去看一次星远，他说了什么话、做了什么事、身体有没有什么不适，她都一一记录下来。除了会提前挑好值得推荐的漫画或者 DVD 光盘，她还会细心地做一份自己最拿手的八宝饭。尽管仍然会被挑剔“太甜了”之类，皱着眉头的星远还是每次将它吃得干干净净。

那次萌殊洗完饭盒回来，星远正一眨不眨地盯着电脑屏幕，自己带来的光盘还放在床头柜上。

“在看什么？”她好奇地凑过去。屏幕上夜晚的湖面上闪烁着斑斓烛光的各式灯笼，一个穿菖蒲花和服的女孩子蹲在岸边，有些出神地望着远处，络绎不绝的大婶大叔则一脸崇敬地站得笔直，闭眼祈福。

“一个在日本的朋友拍的DV，是明灯笼放流会呢，我们这里叫作‘放河灯’。”镜头歪歪斜斜地转向了广场上穿着戏服起舞的人们、拿着章鱼烧的小孩儿或缓缓步行的老人。

“星远……是不是很想去日本？”

“不想。”说着，少年扬起了笑容看向她，“不过，我真的很想去一个地方……

“很想。”

战战兢兢地站在卫生间的过道上，萌殊差一点儿就想打退堂鼓了。亏他想得出来——在女卫生间换便装，让她守在门口留意情况。

“我知道女卫生间都有隔门的，这点可比男卫生间方便多了！”居然还是那样大言不惭的口吻。真是……他到底是神经大条还是放纵使然啊？！

不过病房随时都有护士和医生来巡诊，也经常会有打听病房的问题者，这也是没办法之中的上上策。

“没人了，你好了吗？”等到其他进来的人都出去了，萌殊又到门口张望了下，才赶紧催他出来。

曾经被他塞到了杂物堆、又被她清理出来的棒球帽这次派上了大用场，压得抵住直视的视野，彼此一路还小心翼翼地保持两米的距离，两个人终于成功地逃出了医院。

搭了双层公交车，并排坐在二层俯瞰周围琳琅的街景，一个多小时后，

在里弄口深深浅浅地七拐八绕，萌殊站在了一扇镂空雕花的铁门前。

“这是我小时候住过的老家。”星远拉拉她的手，一脸的兴奋，“进来看看吧。”

院落里，四五个老人围在象棋盘前，有刚起床的小孩儿站在阴沟前漱口，一位晾床单的大婶率先看见他，惊喜地打招呼：“这不是小远吗？”又瞅瞅萌殊，“交朋友啦？小姑娘长得蛮漂亮的哟！”

萌殊不好意思地连连摆手：“阿姨你别误会。”

大婶却只是暧昧地笑着，转头和邻里们拉着星远聊起家常。

红砖石墙，黑铁栏杆，蔓延到天窗的爬墙虎以及生长得正盛的夹竹桃。角落里堆着几盆绿色植物，其中一株开着莲花座般美丽的花朵。星远闲暇之余说，那是宝石花。

“我记得……”

“那时候……”

“很久以前……”

一点一滴从少年嘴里说出口的词句，都是怀念。

而寂寞的孩子，才总是怀念。

回去的时候已近黄昏，西下的阳光不遗余力地找了缝隙照进巷道里来，影子在石板地面上，被映照得变了形。

“萌殊。”

“嗯？”

“谢谢你。”像是有史以来终于第一次说了真心话，“我……已经开始无法正常地跑步了，现在还能快走，过不了多久，就连走路……都会变得很慢了吧。

“要是等到连路都走不了了……就没办法亲自回来这里，看一看了。”